

孫子兵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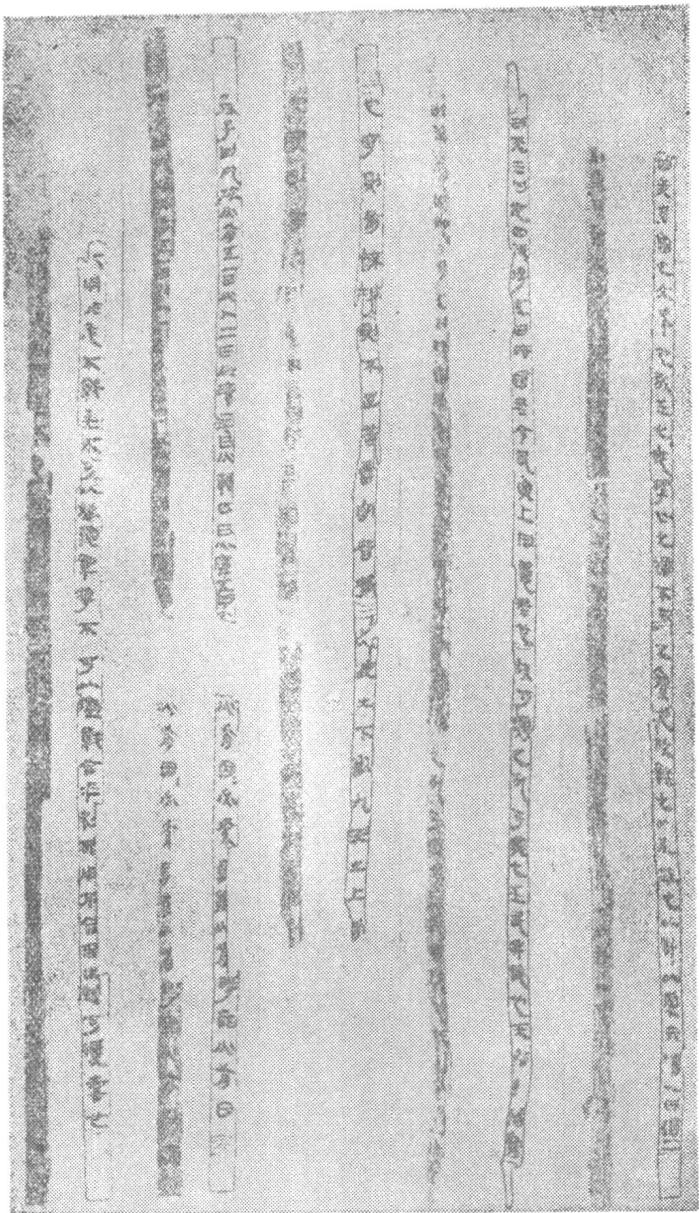
杨炳安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孙 子》会 箕

杨炳安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孙子》书影之一：银雀山汉简及摹本

圖解

不害也
勝固醉也

君之取

之不可以進而謂

以退而謂之退是

舉之舉而周軍中多

二軍之往而周之

夫
也軍士既惑

已至矣是謂馳軍

已知可以戰與不

上用書

也
上下周

不擇者敗之莫待

及是皆勝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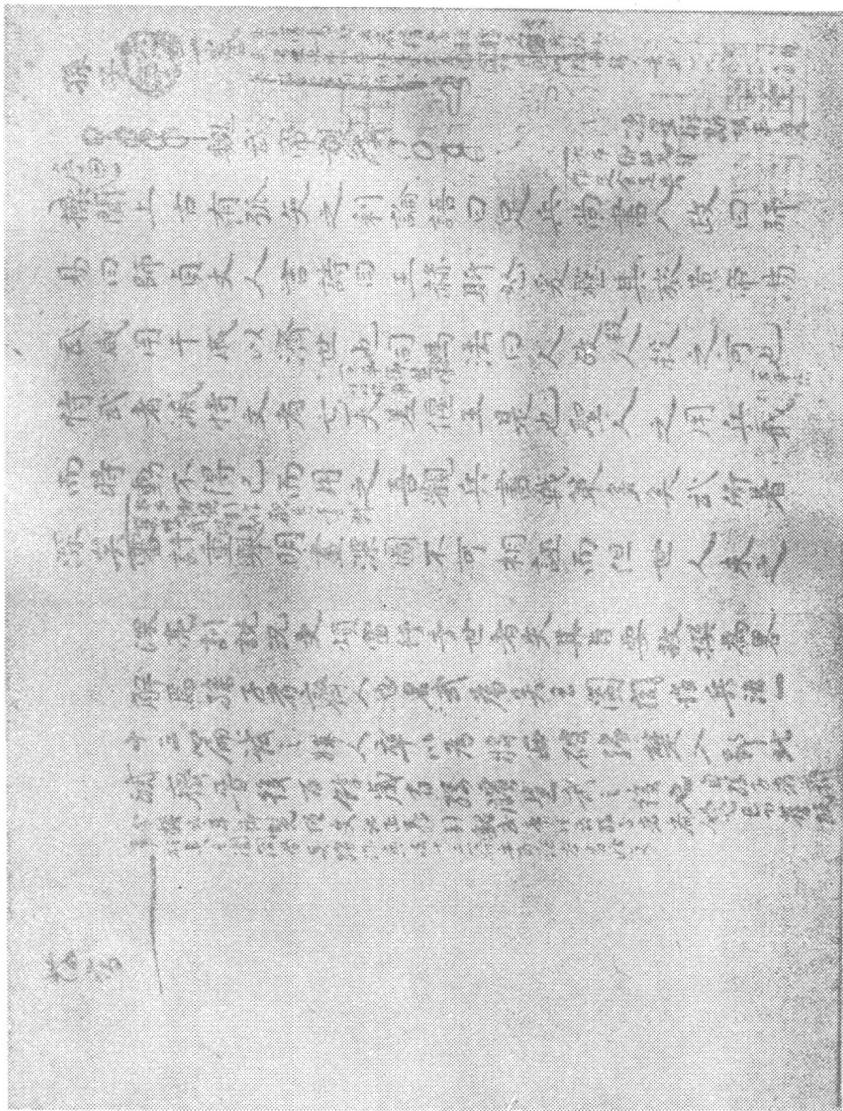
殆不知彼而知己

不知己亦戰火殆

先馬不可勝以待

《孙子》书影之二：晋写敦煌残片

《孙星衍注《武经三子》本，曹操《略解·序》手迹



始計第一

計者運量敵兵也

卷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然也故從之
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下四事之相合也而知敵之情也
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公民為上同意可考之死可當之
生而不後危也天者陰陽變易者時制也謂天時之變易也司馬法曰久莫不順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謂將軍之德行也兵者主用苟主軍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主之分紀道者責成也主用苟主軍則
此凡比五者將重不周知之首勝人而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
其情謂五事之相合也而知敵之情也而主孰有道將孰有能者則天地
既得地利則令執兵者必勇而兵衆精強士卒耽撫賞罰明吾
以此知勝負矣謂主將之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之制
謂之必敗夫之則失矣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之制
兵者因利而制敵謂敵之利我則因之而制之也兵者絕道也既絕道故能而

《孫子》書影之四：明覆元刊《武經·孫子》曹注

一家註孫子卷上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判平遠近而制勝於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祖甲先以計

計神知德官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不以計爲霸首

○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

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

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

著爲篇首耳○王晳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位令兵衆士

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

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管公謂計於

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

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

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隃及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戰

《孙子》书影之五：宋刊《十一家注孙子》

孫子書卷上

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後學虛舟趙本學校輯引

明江都王朗相輯

始計第一

始計者謂興師起事之初先當審已量敵而
計其勝負之情也取勝於廟而後取勝於野
取勝於心然後取勝於兵計之不熟而以已
之短當人之長者則未戰而先敗矣故孫子

以始計為首其計有五君道也天時也地
利也兩君之將也兩將之法也此五者勝負
所定之大本也內計五事皆無不利然後乃
擇將吏以任其事將吏既得然後乃謹設形
勢以助之於外本末無盡體用俱全師出有
功不待言矣是則眾而觀之雖得人和而天
時地利二者或一失焉不可也雖得天時地
利而節制權謀二者或一失焉則亦不可也

论《孙子》的军事思想(代序)

《孙子》，或称《孙子兵法》，也称《吴孙子》，它不但在我国，而且也是世界上现存成书最早、内容最丰富、影响也最大的杰出古典军事名著之一，是我们祖先为人类进步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它在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所总结的作战原则与作战方法，至今还保存着强大的生命力。“兵法经营学”在日本的“大行其道”，美国人不时地运用孙子的某些原理原则去评论白宫主人们在政治、军事上的得失^①，有些国家的军事院校把《孙子》定为必读之书，这都说明它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和山水的阻隔而失去价值。那么，它都有哪些值得借鉴的东西呢？下面就有关问题作些探索。

一、《孙子》军事思想赖以产生的时代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句名言：“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孙子的军事思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有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孙子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史记》本传和银雀山汉简《见吴

^①例如美国著名评论家艾尔索普曾在1965年3月6——7日《纽约先锋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用《孙子兵法》去批评总统约翰逊在越南的政策；又如另一美国人塞克斯顿，在1984年4月24日《新闻日报》撰文评论里根总统的中国之行，是中国运用孙子兵法的结果。

王》所记虽然都很简略，而且还颇杂有一些类似小说家的语言，但学术界一般并不否认其存在。按司马迁的说法，他的名字叫“武”，这实际上是他的溢号“武子”的简称。他生活的时代，大体和孔子同时。他原是齐国人，后来到了吴国，并帮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他的身世和经历对他的军事思想的形成无疑是起了作用的，不过决定的还是他的时代条件。

春秋末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内部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奴隶和工匠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斗争也屡见不鲜。与此同时，各国之间的兼并也在剧烈地进行。例如晋国，它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偏侯”，但到了春秋中晚期，就成了北方的大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叔侯一段话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另据记载，齐桓公并国三十五^①，楚国并国二十六，连地处西鄙的秦国也并国十二，开地千里^②。《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可见其兼并的剧烈。这些兼并都是通过武力去完成的。以干戈相见，就是当时最高、最主要、也最普遍的斗争形式。据统计，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各国间的军事行动近五百次之多。吴、楚甚至一年连打七仗。晋、楚为了称霸中原，更是大打出手。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和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都赫然著于史册。

长期频繁的战争，迫使人们去重视战争、学习战争、认识战

①见《荀子·仲尼》。

②见《韩非子》的《有度》与《十过》。

争和掌握战争。于是，总结战争经验、研究战争规律、制定战略战术便成了时代的要求。当时一些有作为的君主和政治家，都莫不重视军事。《孙子》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实践也为他总结战争经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首先，社会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拓了人们认识世界——当然也包括认识战争的视野。在激烈的现实斗争中，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学派开始出现，“学在官府”的一统天下开始被打破，被守旧派贵族看作至高无上的“天”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而“人”的作用和地位开始被肯定下来。随季梁所说“夫民，神之主也”和郑子产所说“天道远，人道迩”^①，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认识上的巨大变化。孙子曾直截了当地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②这就彻底否定了充满神秘意味的“天”的存在，而把它看成运动着的客观物质概念，同时又把“人”提到了“能为胜败之政”的战争主宰者的地位。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可以说，都是为了能够充分发挥人的这种主观能动作用。除“天”之外，当时套在人们思想上的枷锁还有“礼”。《孙子》洋洋五千言，竟只字未及周礼和什么“三代王者之师”，却公开标榜“兵者诡道也”的新概念，这正是他对敌斗争的策略基础。显然，如果没有当时思想的解放，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是很难想象的。

①以上两处见《左传》桓公六年和昭公十七年。

②《孙子·计》。下引《孙子》只注篇名。

其次，前人关于战争的零星认识，也为他总结战争经验和规律提供了大量借鉴材料。例如鲁臧文仲关于“无备，虽众不可恃也”的观点^①；晋子犯关于“战陈之间，不厌诈伪”的观点^②；鲁曹刿关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观点^③；老子关于“以奇治兵”、“正复为奇”的观点^④，以及《管子·兵法》等篇中关于攻守、巧拙、虚实、赏罚等观点，都可以在《孙子》书里找到相应的例证。十三篇中所说的《军政》和《兵法》，显然都是孙子以前就有的兵书。他又不时称道“昔之善战者”或“古之所谓善战者”如何如何，这不都是在从前人经验中吸取营养吗？

再次，战争实践又为他直接总结战争经验准备了坚实的基础。例如：管仲重武事，相桓公以霸诸侯；徐偃王专讲“仁义”，不修战备而国亡；城濮之战后，晋无楚备而败于邲，而邲之后，楚无晋备又败于鄢；楚“七遇皆北”而灭庸，栾枝曳柴伪遁而袭楚，而宋襄却因“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而大败泓水，等等。这些战例，自然也都会从正面或从反面引出经验教训。另外，郑子元和晋苗贲皇在𦈡葛之战和鄢陵之战中的料敌致胜，以及吴为三师以肆楚与越人潜师以袭吴等，也给人们提供了具体生动的经验材料。《孙子·行军》篇中开列了三十多种“相敌”之法，毫无疑问，这都来自实战经验。

所以，《孙子》的思想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当时战争经验和理论的总结。

①《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②《韩非子·难一》。

③《左传》庄公十年。

④《老子》第五十章。

二、《孙子》军事思想的基本观点

孙子生活在两千多年以前，他对战争的本质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理解。但是长期频繁的战争，却使他亲身体验到武备在维护国家政权中的极端重要性。他在兵法第一篇《计》里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虽只有这么简单一句话，却把战争与国家存亡关系讲得一清二楚。国家欲长治久安，就必须建立一支“霸王之兵”，以防他国诸侯“乘其弊而起”。这支军队不战则已，战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①。但又不可穷兵黩武，因为“兵□……非戏也”^②，所以，“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要知道：“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他谆谆告诫说：“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③

战争既关系着国家的命运，也关系着人民的命运，就应该严肃地对待它，做到“以虞待不虞”，“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④

如何才能做到“有以待”和“不可攻”呢？

(一) 从政治上“修道而保法”。孙子在《计》篇提出保证战争胜利的五个基本条件，即所谓“五事”，它的第一条就是“道”，在讲“七计”时，又首先讲“主孰有道”，可见他对“道”是多么重视。什么叫“道”呢？孙子的“道”，不同于道

①《孙子·九地》。

②汉简《见吴王》。

③《火攻》。

④《九变》。

家的“道”。它在这里纯属一种政治概念。他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①在《谋攻》篇中，他把“上下同欲”作为“五胜”之一。在汉简《吴问》中，他说要“厚爱其民”。在《行军》篇中，他说要使“民服”，要“与众相得”。虽然这并不表示他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他对待“民”、“众”的态度，比起一般贵族奴隶主来，却不能说不是一大进步。同时，他还非常重视“法”。他在《形》篇就明确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在《计》篇，又把“法令执行”作为“知胜”的重要条件。《史记》本传所载孙子试勒吴姬事，就说明孙子对“法”的重视。他对“道”和“法”的重视，实质上就是对政治条件的重视，对从政治上加强军队建设的重视。

（二）从物质条件上保证军队的实力。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所以必须从物质上创造雄厚的基础，以便使自己能够成为“以镒称铢”的“胜兵”。他在《军争》篇就明确提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三）将帅是“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②，一定要慎于选将。一个好的将帅，须具有以下“五德”，即“智”、“信”、“仁”、“勇”、“严”^③；能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能“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④。此外，身为将帅，还要善于对部众进行管理教育，“令之以文，

①《计》。

②《作战》。

③《计》。

④以上两处见《地形》。

“齐之以武”^①，有时甚至可“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以便能够做到“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②。对于将帅所应具备的条件，孙子在这里虽说得还不全面、系统，但对德、才两个基本方面的要求都提了出来。在外交上还要慎察“诸侯之谋”，摸清对方的动向意图，以便“预交”，争取多助^③。

总之，要加强军队自身建设和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以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④。

夺取战争胜利，这固然是异常复杂的问题，但也不是不能达到的。孙子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⑤这就是说，要掌握战争主动权。身为战争指导者的将帅，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争取或保持这种主动权。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攻而必取”，“守而必固”，“进而不可御”，“退而不可追”；我欲战，敌就“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欲战，敌就“不得与我战”^⑥；一旦打起来，就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合，兵合而不齐”^⑦，“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⑧，成为敌之“司命”，使之完全听我调遣。这种主动权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此在战争中，必须时时处处争取它与保持它。

战争情况千变万化，敌我双方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取主动。这种

①《行军》。

②《九地》。

③见《军争》。

④《形》。

⑤《虚实》。

⑥见《虚实》。

⑦《九地》。

⑧《势》。

主动权，在敌寡我众、敌弱我强的情况下，较易争取；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充分调动部队，尤其是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了。孙子固然不能科学地理解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但他对人的“能为胜败”的作用却是异常重视的。他要求给将帅以充分的自主权，甚至说“君命有所不受”^①，就是为了使将帅能够根据“战道”的“必胜”或“不胜”去独立地决定攻守事宜。孙子说：“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又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②，这也就是说，即使在完全丧失主动的情况下，只要“士人尽力”，只要人们能产生一种“死且不北”的“诸刿之勇”，那么，主动权不但是必须恢复，而且也是能够恢复的，死亡也是可以变为存活的。

战争主动权既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去争取和保持它呢？孙子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方法和策略原则，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知彼知己”，“料敌致胜”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③。对敌我情况一无所知，战则必败，还有什么主动权可言呢？而要想“动而不迷，举而无穷”^④，那就必须首先做到“知彼知己”，并把“知”的重点放在“彼”方。他甚至说：“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⑤。他把“料敌制胜”作为“上将之道”，而把“将不能料

①《九变》。

②《九地》。

③《谋攻》。

④《地形》。

⑤《用间》。

敌”作为“六败”之一^①。他坚决反对那种“无虑而易敌”的盲目冒进者和鲁莽家。他说：“兵非贵益多，唯无武进，足以併力、料敌、取人而已。”^②所以，“料敌”是非常重要的。

“知彼知己”究竟需要“知”些什么呢？他说：“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③指导战争，不仅要掌握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还要掌握天时、地利与“诸侯之谋”，总之，要尽可能去了解一切有关情况，唯其如此，“胜乃可全”。

为了获得这个“知”，将帅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不但需在战前去获得，而且也需在战争过程中去获得，不但要靠间谍去获得，而且也要靠采取直接战斗措施去获得。“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同时也说明，他是非常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毛泽东同志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已，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⑤这是对孙子这条规律的高度评价。

（二）“以十攻一”

要确保掌握主动权，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兵力的大小与兵力的集中分散并不是一回事。在总体上说，兵力对比虽占优势，但在具体作战过程中也可能因兵力分散而丧失优势；反之，兵力

①见《地形》。

②《行军》。

③《计》。

④《虚实》。

⑤《毛泽东选集》1952年版第二卷第453页。